

妙法



佛教·文化·藝術



第八十六期 · 2018年10月 每月中旬出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忍」

青楓：上期討論「衣衲」兩字，你明確地指出我們不要僅僅從中文字去理解，否則會有所誤解，甚至是弄出笑話的，你舉出「南無」兩字便是很突顯的例子，因此而使我聯想到一些佛經裡的中文字，也的而且確，如果僅僅從我們自己的中文字義來理解，確是有問題。譬如「忍」字，一提起這「忍」字，很自然地會與「辱」字連繫在一起，如「忍辱」。

修智：是的，從中文字義來看，忍與辱往往就是聯着運用，譬如說「忍辱偷生」。不過，在佛經裡，我們是可以把兩者分開來看的，「忍」字的梵文，從譯音來說

是「𢶏提」（𢶏，音燦），但如果我們寫「𢶏提」兩字，相信不少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唯有從中文裡找一個意義相近的字來作翻譯，最接近的就是這個「忍」字了。

青楓：就因為我們使用中文字的習慣，往往看到這個「忍」字便聯想到「忍辱」，所以大和尚你特別提到中文字與梵文的差異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梵文與中文的差異，就是中文本身，古文與現代語文很多時都會有頗大差異。

修智：正是這樣，如果我們從佛經的角度來看這個「忍」字，我們便可以有一個更廣

「鮮放」

鮮紅的、粉紅的、白的、鮮黃的……這種一般稱為大紅花的花朵，開得十分燦爛，妙法寺內這幾種顏色的花朵都有。我們特別喜歡這花種在各種顏色上加一個「鮮」字，就因為它的純色，是那樣的「奔放」、「開朗」，第一個想到的形容詞就是一個「鮮」字。如果我說「鮮放」，你可會聯想到那是「既新鮮又盛放」的形容？

「山竹」颱風過後，這「鮮放」的大花朵兒，很快便「站」起來了，在妙法寺好幾個角落裡又不屈不撓地散發出它的青春美麗。



妙法寺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電話：24618567 網址：www.mfbm.hk

闊的理解，不僅僅是容忍、忍辱這類不如意的意思。不如意之事要忍，即使是如意之事也同樣要忍，這就是佛經裡對這個「忍」字給予的含意。人家罵你，你要忍，這個「忍」，並非「啞忍」；人家讚美呢？你也要忍，不要飄飄然，我們不是經常聽到人說「你讚壞了他」嗎？所謂「讚壞」，就是因為令你飄飄然之故。壞的要忍，好的也要忍，這才稱得上「心不被轉動」，這才是無攀緣無貪着，這才能進一步說解脫自在。

青楓：真的是這樣！被人罵要忍，被人讚也要忍，讚美往往會產生後遺症，一來，可能會因此而驕傲了；二來，也因為這讚美而使自己增加了壓力，應該做得比前更好。當做得不夠好時，再加上旁人再說兩句批評的話，這時候心裡便會很不舒服了。我們往往會這樣。

修智：這不就是所謂樂極生悲嗎？所以讚美也要忍。這叫做「忍受讚美」。再讓我多舉一些例子。譬如我們見到某些人做事

比較馬虎，很自然地會產生輕視之心，但見到一些做事認真的，便會產生欣賞的心，這其實也是起了分別心，煩惱可能會出現。再說，如果有一位出家人持戒嚴謹，而另一位則隨便，我們會很自然地對這位不大持戒者的尊敬心有所折扣。因此，我們說如意與不如意的都要忍，當然這種「忍」，不是麻木不仁的「呆忍」，這是理性的，也必須很清楚地知道。我們不但不要起執着之心，看到別人不當之處，便要警惕自己，以之為誡；看到別人的長處，便要反省吸收學習。這些長處和不當之處都能成為我們的導師，這就是我們的「善知識」。

青楓：佛以大悲攝化眾生，常住於三種念中，名大悲三念。一、眾生讚歎，佛常安住於正念正智，不生歡喜心。二、眾生詈罵，佛亦常安住於正念正智，不生憂惱心，是第二念住。三、同時一類讚歎，一類詈罵，佛知之亦不生歡喜與憂感，常安住於正念正智，是第三念住。

生命力

十級颱風過後，香港滿目蒼夷，不少樹木倒塌了。幸好，非常的幸運，這次風災儘管來勢汹汹，風力猛烈，但造成的傷亡却很少，傷是有的，但沒有一個「亡」字，因此，不少人都說，香港真是一塊福地，我們不要把它弄壞才好！

「福地」固然是，但我們也不好忘記，今次由政府帶頭，事前做了不少防範工作，所以十號風球掛出了，但造成的傷害却減到最少。此亦屬於防患於未然。

此外，風災過後，雖然一些斑駁現場還有待清理，但我們亦可看到陽光下，即使小小的幼樹，也欣欣向榮地、挺拔地生長起來。在妙法寺園林裡看着此情此景，也不由得聯想到生命力。



優婆塞戒經 羼提波羅蜜品

善生言：世尊！佛先已說檀波羅蜜、尸波羅蜜，菩薩云何而得修集忍波羅蜜？

佛言：善男子！忍有二種：一者世忍，二者出世忍。能忍飢渴、寒熱、苦樂，是名世忍；能忍¹ 信、戒、施、聞、智慧、正見無謬，忍佛、法、僧；罵詈、撻打、惡口、惡事、貪、瞋、癡等悉能忍² 之，能忍難忍，難施難作，名出世忍。

善男子！菩薩若值他人打罵、輕賤、毀訾、惡口、罵詈，是時內心無加報想。菩薩雖作如是忍事，不為現在，但為後利。有善報之，惡則不反。

善男子！有是忍辱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是忍辱，有是忍辱是波羅蜜，有非忍辱非波羅蜜。是忍辱非波羅蜜者，所謂世忍，聲聞、緣覺所行忍辱。是波羅蜜非忍辱者，所謂禪波羅蜜。亦是忍辱亦波羅蜜者，所謂若被割截頭目手足，乃至不生一念瞋心，檀波羅蜜、尸波羅蜜、般若波羅蜜。非忍辱非波羅蜜者，所謂聲聞、緣覺持戒布施。

善男子！若欲修忍，是人應當先破憍慢、瞋心、癡心，不觀我及我所相、種性常相，若人能作如是等觀，當知是人能修忍辱；如是修已，心得歡喜。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出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我今此身，五陰和合，四陰不現，則不可罵，色陰十分和合而有，如是和合，念念不停，若不停住，誰當受罵？然彼罵者，即是風氣。風亦二種：有內、有外，我於外風都不生瞋，云何於內而生瞋也？世間罵者，亦有二種：一者實，二者虛。若說實者，實何所瞋！若說虛者，虛自得罵，無豫我事，我何緣瞋！若我瞋者，我自作惡。何以故？因瞋恚故生三惡道。若我於彼三惡道中受苦惱者，則為自作自受苦報，是故說言一切善惡皆因我身。』

¹ 安忍，信受。

² 忍辱。

善男子！生忍因緣有五事：一者惡來不報，二者觀無常想，三者修於慈悲，四者心不放逸，五者斷除瞋恚。善男子！若人能成如是五事，當知是人，能修忍辱。若人軟言，淨身口業，和顏悅色，先意問訊，能觀一切苦樂因緣，當知是人能修忍辱。若能修空三昧，觀諸眾生悉是無常，受苦等想；彼罵辱時，能觀罵者如狂如癡，稚小無智，當知是人能修忍辱。智人當觀：勝我者罵，我不應瞋。何以故？我若瞋者，或奪我命。若不如者，瞋亦不應報。何以故？非疇匹故，我若報者，辱我身口。譬如有人授毒與他，人無責者，如其白服，人則嗤笑。我亦如是，若瞋彼者，當於未來受大苦惱，一切聖人悉當責我。以是因緣，我身若被截斫分離，不應生瞋。應當深觀往業因緣，當修慈悲憐愍一切。如是小事不能忍者，我當云何能調眾生？忍辱即是菩提正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忍果，我若不種如是種子，云何獲得如是正果！

善男子！若有智人樂修忍辱，是人常得顏色和悅，好樂喜戲，人見歡喜，睹之無厭，於受化者，心不貪著。智人見怨以惡來加，當發善願，願彼怨者未來之世為我父母、兄弟、親戚，莫於我所生憎怨想。復當觀察，若人形殘，顏色醜惡，諸根不具，乏於財物，當知皆從瞋因緣得，我今云何不修忍辱？以是因緣，智者應當深修忍德。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忍辱時，常樂觀察生死罪過，樂修法行，勤於精進，讀誦書寫如來正典，供養師長有德之人，能瞻病苦，修於慈悲，憐愍一切，見苦惱者，能令遠離。常樂出家，乃至盡壽持戒、精進，攝持六根，不令得起煩惱因緣，寧捨身命，終不毀戒。若他有事，樂為營理，常有慚愧，樂讚忍德。為調眾生，堪忍眾苦，於怨尚能忍於惡事，況復親所！能忍二瞋：一眾生瞋，二非眾生瞋。捨己樂具，令眾得樂，不念多惡，不忘少善，遠離兩舌，前後默然，不說彼短，說煩惱過令眾得離，他所不喜，不為說之，淨身、口、意，了諸罪業。若客煩惱因緣作罪，作已慚愧，心生悔恨。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淨忍辱，是不為難；在家修忍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遶故。

漢藝迎中秋書畫展

修智大和尚的風趣開示



中秋節這段日子，妙法寺辦了一個「漢學藝術迎中秋」的書畫展覽活動。

漢藝之友平日也在不少場合合作書畫交流，不過，進入寺門，在寺門內展出讓信眾參觀，恐怕這還是第一次。

身為會長的龐日昌，本身是「詩痴」，在這次展覽中「與眾同樂」，有好幾篇詩作。其他會友，無論從畫作及書法上看，都可以讓大家看到他們對藝術的喜悅，有好些作品還頗具水平的。

漢藝眾友趁着這次書畫展，還向住持修智

大和尚奉上素餅醇茶提前賀中秋，颱風過後，一派澄明。

這些書畫朋友更圍攏着法師，很想聽聽法師的開示！

修智大和尚何止知情識趣，連開示也幽默得教人滿心歡喜。

有信眾知道修智大和尚能懂多種語言，粵語、普通話；英語、印度語等等，有畫友問曰：「您如何能夠懂那麼多種語言，連普通話也講得這樣標準！」

法師說：「上海人講上海話，潮州人講潮州話；我是普通人，所以識講普通話！」

說引導別人也好，教導別人也好，其實都無必要板起臉孔的，板起臉地講道理——夠嚇人，真係冇乜道理。

一位女畫友說：「我退休之後才投入畫畫，不經不覺也二十年了。」

法師說：「好呀，專注一樣興趣好呀！不過千祈唔好勉強自己，譬如強迫自己要達到什麼程度，要如何的出類拔萃，這樣都祇會增加自己的辛苦，甚至痛苦。開開心心地，放開懷抱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便好！」

修智大和尚說這些話，是「普通話」，人人都懂，偏偏不少人硬要強迫自己什麼「學有所成」。他特別提出這點，就因有我們往往「越簡單越會忽略」





縱遇冤家也共和的 布袋和尚

智銘

(原刊於一九八〇年二月《內明》第九十五期)

「布袋和尚」這個名詞，普遍流傳民間，他的故事，常被民間繪聲繪影地形容流傳着。每當有人提到這個名詞時，總會有幾分傳奇之感。

據僧籍記載，他是浙江奉化人，他之所以被人稱為「布袋和尚」，是因為「常以杖荷一布囊並破席。凡供身之具，盡納囊中，入廬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俎，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五燈會元卷二)。因而得名。由這段記載看來，他是位不持淨戒的和尚，乞到什麼就吃什麼，不管是豬肉或是魚俎。可能就是因為他的這些奇特的舉措，才會有那麼大的名氣吧！

他有個名字叫「長汀子」，顯而易見，這可能是他的俗家本名或綽號，絕不是法號。如果是法號，寫傳記的人不會以「布袋和尚」稱之。他如何出家、如何受戒、生辰如何？都無紀錄。傳記上僅記了他示滅的年代，那是「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傳記說他：「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

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化。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囊而行，四衆圖其像。」這種傳說，與「達摩隻履西歸」的神話，很為近似。由他的偈語看來，他是在暗示自己是彌勒的化身，因此，後來的人就把他當彌勒看待，將他的傳記列在「西天東土應聖賢」錄內。他是不是彌勒的化身，這不是用考據可以證明的事。所以，傳記這麼說，我們也只有這麼信了。不過，由其中記載的「貞明三年」四字，可以得知他生存的年代。「貞明」是五代梁末帝的年號，「貞明」三年，即是西元九一七年，距現在已一〇六二年了。這麼說來，他的住世，比寒山只晚了約一百年(註：陳慧劍先生考證寒山年代為七一〇——八一五)。他的故鄉奉化與天台也不太遠，看他的行徑，可以看作與寒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那時的化身何其多；豐干也是彌勒的化身，而寒山是文殊化身，拾得是普賢化身。更奇怪的是，化身的人都是些「素隱行怪」的禪者，如果彌勒、文殊、普賢真的化身示現斯土，又為什麼一定要做



出這許多怪誕的事來呢？對這些神話性的傳說，不可以當歷史事實看。

布袋和尚住世時接人的方法，就是「放下布袋」。有一次，一位比丘在他的前面走，他趕上前拊着那比丘的背，那比丘回頭，布袋說：「乞我一文錢。」比丘說：「道得與汝一文」。他就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又一次，有位白鹿和尚問他：「如何是布袋？」他又放下布袋。白鹿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他却荷着布袋走了。再一次，有位保福和尚問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又放下布袋叉手。福又問：「為只如此為，更有向上事。」他又荷着布袋走了。這裡有三個禪機，他的應對都是放下布袋。這禪意並不難懂，就是叫人「一切放下」。布袋內什麼東西都有，包括法與非法，放下布袋，就是叫人不要為法與非法所累，而達到心、我兩忘的境界。如問話者再追問：「袋底下事」、「向上事」他都荷着布袋走了。這表示「袋底下事」、「向上事」都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有什麼好說的。

另一個公案，布袋與一位和尚鬥禪鋒。那位和尚問他：「在這裏作什麼？」他說：「等一個人。」那和尚說：「來也！來也！」他說：「汝不是這個人。」那和尚又問他：「如何是這個人？」他說：「乞我一文錢」。這個公案本有「句下承當」的意思，那位和尚也知道布袋的本意。既然「句下承當」了，那末，動念即乖，怎麼還能說出：「來也！來也！」呢？一說出來，布袋就知道那和尚火候不夠，立刻說：「汝不是這種人。」這明明告訴他不要在「色」法上用功。那和尚如就此止住，還算明理。可是却再追問「如何是這種人？」這等於是在打破沙鍋問到底，布袋就認為他不過是一個俗漢，既是俗漢，就只有行之俗法「乞我一文錢」了。

布袋和尚留下一個心法，他說：

祇個心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
一切不如心真實 騰騰自在無所為 閒閒究竟出家兒
若觀目前真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
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絕多知 智者祇明無學地
非聖非凡復若乎 不彊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清高稱道情
携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

這是一首禪詩，開宗明義，說明「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其他的詩句，只不過是襯托，說明如何處心而已。理與事却很明顯，沒有什麼難懂的地方。

布袋和尚與當時的一般禪者一樣，總會留一些勸世詩偈，他也不例外，他的勸世偈說：

是非憎愛世偏多 子細思量奈我何
寬却肚腸須忍辱 豁開心地任從他
若逢知己須依份 縱遇冤家也共和
若能了此心頭事 自然證得六波羅

這首勸世偈的重點，在如何處理「憎」與「愛」。他告訴那些「憎」、「愛」心重的修道者，調理的方法是：「若逢知己須依份」——調「愛」。「縱遇冤家也共和」——調「憎」。其中

尤以「憎」是學佛的人，必須要化解的。心中如因一點小事，就存有「憎」的瞋火，則其他一切功德將化為烏有。寒山有首詩說：

瞋是心中火 能燒功德林

欲行菩薩道 忍辱護真心

佛陀更將憎瞋列為三毒之一，是學佛的人不得不去的障礙。

「憎」與「愛」都是由因緣而來，學佛的人學什麼？就是學斷「憎」、「愛」因緣。因為一與「憎」、「愛」結上了因緣，這輩子就脫不了身，甚至還會拖到來來生哩！所以有智慧的學佛人，是不願多結「憎」、「愛」因緣的。現在有些人誤解了因緣，不管善緣、惡緣，認為既然「因緣成熟」，躲也躲不開，避也避不掉，就只好隨緣逐流了。佛說法四十九年，菩薩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佛說的是什麼？菩薩行的、忍的又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捨棄一切世俗憎、愛因緣。不捨則不得出離，不出離即不得究竟解脫，那裡是「因緣成熟」就結上緣呢？真是這樣，還學佛法作什麼？還要佛法作什麼？如果遇緣就結，布袋和尚又何必勸人「縱遇冤家也共和」？布袋和尚的這首勸世偈，值得目前某些憎瞋心重而對「因緣成熟」認不清、看不透的人，多多參究。如果參透了，就真的會「證得六波羅」。我想：到那時，即使有人摑你一掌，也不會作意了。

佛在寶積經內說：

「一切惡事，罵詈、毀謗、撻打、繫縛，種種傷害，受是苦時，但自咎責，自依業報，不瞋恨他。安住信力。若聞甚深難信佛法，自心清淨，能悉受持。」

佛陀這些教誡，就是叫我們如何對待憎瞋因緣，這也就是布袋和尚所說「縱遇冤家也共和」的道理。如果不是外來的無端惡事因緣，而是因自我的不樂正法、不重正法、不解正法，一旦「聞甚深難信佛法」，不但不能「自心清淨，能悉受持」，反以「諂曲心，與人從事」，曲解經義，自以為是，處處排他人非，為誰護持正法者。有了這種憎

瞋心、諂曲心的學佛人，善法不增，失菩提心。佛陀慈悲，對這種人特別眷顧，他說：

「心無憍慢，於諸眾生，謙卑下下，如法得施，知量知足，離諸邪命，安住聚眾，不出他人罪過虛實，不求人短。若於諸法，心不通達，作如是念，佛法無量，隨眾所出而為演說，唯佛所知，非我所解，以佛為證，不生違順。」

有這種修持的人，才會如佛陀所說的「安住信力」，也如布袋和尚所說的「自然證得六波羅」中最重要的「忍辱波羅」。若因自身的不如法，能有一位智者為之指正，不但不應有憎瞋之心，反而應師事之，孔子不也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嗎？

布袋還有一首禪偈，他說：

我有一布袋 虛空無罣碍 展開遍十方 入時觀自在
吾有三寶堂 裡空無色相 不高也不低 無遮亦無障
學者體不如 求者難得樣 智慧解安排 千中無一匠
四門四眾生 十方盡供養

吾有一軀佛 世人皆不識 不塑亦不裝 不雕亦不刻
無一滴灰泥 無一點彩色 人畫畫不成 賤偷偷不得
體相本自然 清淨非拂拭

這首禪偈中有三個名詞：「布袋」、「三寶堂」、「一軀佛」，其實指的是同一件事，就是那無色、無相、清淨、無礙的本體。其他的文字，只是說明這本體的「形象」而已。所以，也不是一首難懂的禪偈。

布袋和尚還有一首禪偈，這首偈可非常有名，常被人拿來作口頭禪唸着，偈語是：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青目睹人少 間路白雲頭

這首偈寫的瀟灑、豁達。口內念念，心理上就會予人有一種一無所求、一無所累、一無牽掛的感受。所以很多人都歡喜這首偈子，文字也不難懂。不過其中「青目」二字有三種解釋：

一、「徐陵傅大士碑」云：「支郎之彥，既耻黃精，瞿曇之師，有慚青目。」依「寶女經」說：「如來瞳子，如紺青色」。布袋偈中「青目」，或

比喻「如來眼」，不着人相、不着眾生相，故云「青目觀人少」。

二、青目又名青眼，據高僧傳：「俾摩羅叉，此譯「無垢眼」罽賓人，先在龜茲，冒險東渡，達自關中，鳩摩羅什以師禮敬待，出遊關左，逗於壽春，南通江陵，律藏大弘，叉之力也。卒於壽春石潤寺，為人眼青，時人亦號青眼禪師。」此處之青眼乃人名，但有「無垢」的意思。以無垢之眼看人，不見人過犯，故曰「青目觀人少」。

三、喜時正視，則見青處，怒時邪視，則見白處，晉阮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士，以白眼對之，稽康齋酒挾琴造之，籍大悅，乃見

眼青。今謂為人重視曰青眼，為人所輕視者，曰白眼。布袋無分別心，對諸眾生，一體重視，故曰「青目觀人少」。

以上三解，無論以「如來眼」、「無垢眼」、「青眼」對待一切眾生，都將無怨憎之苦。

學佛如能秉持正法，不行邪道，不持外論，就能學到布袋和尚所說的「縱遇冤家也共和」的境地。到了這個地步，雖然不能說已「證得六波羅」，起碼「忍辱波羅」是做到了，這，豈不也是件大好的事！



笑面迎人

我們到寺院禮佛參拜，一進山門處，總會見到一俗稱「大肚佛」的佛像，笑笑口地向着你，那是笑臉迎人。

這「笑佛」便是彌勒佛！

有一個民間傳說，坐在山門迎十方來客者，本來是韋陀，但他一臉嚴肅，恐怕來客生懼，還是讓這笑容滿臉的彌勒佛坐山門較妥當。

民間故事罷了，聽過笑下便算，不過這故事也很有意思，面對四方八面的客，能以笑臉相迎，是最好不過。布袋和尚據說是彌勒佛的化身，因此，後世也把布袋和尚的形象、形態融滙上去了。

妙法寺的萬佛殿，在進門處也有一尊彌勒佛坐像，兩旁還刻上那一對很多信眾都曉得的聯語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揚眉含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這對聯很有意思，我同樣十分欣賞的一副對聯，是福州鼓山涌泉寺彌勒座上的一對——

日日携空布袋，少米無錢，却剩得大肚寬腸，不知衆檀樾信心時，用何物供養；

年年老坐空門，接張待李，總見他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得意處，是什麼來由。

禪話

陳青楓

從實際出發

傳統佛教，僧人是行乞的，《金剛經》開始一段作了類似的報道——「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婆提大城乞食於其城中……」

沿途托鉢，為的是甚麼，僧人重修行，不煮食，可以「慳」回一些時間，其實很多時間外出行乞，可能更花費時間，那麼這種行乞有什麼特殊作用呢？

我想，最少有兩方面吧！一是因為行乞而消弭了傲慢之心，進而多了一點謙卑；另一方面也因為「次第乞食」（次第者，即是依次序也），不去分貧富，不去揀飲擇食，這就不會起分別心。

佛教傳入中國後，因於客觀環境，以及民俗民情而起變化。到了「百丈清規」，有了叢林制度之後，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便開始了，這種自力更生的生存方式，從此便成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

這是很好，而且非常重要的大改革。自耕自種，乃是自食其力，這才是發展的基礎，換句

現代時髦語說，這叫做有了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平台而不用依附於人，這才可以提得上持續發展。

當然，發展過程上也自然地出現弊端，譬如屯積，寺院屯積的資產會越來越多，加上一些地方勢力的操控、朝廷勢力的操控，「僧力」越來越大，慢慢地便忘却什麼「四大皆空」。（其實所有宗教，都不能避免地出現這樣的現象）。

佛教裡這種弊端的出現，可又與什麼叢林清規的原意並沒有直接的關連，甚至可以說是沒有關係，那是人的貪婪本性。這點可得分個清楚。

佛教的改革，其實也是隨著環境與時並進的，那豈可一成不變？不變的是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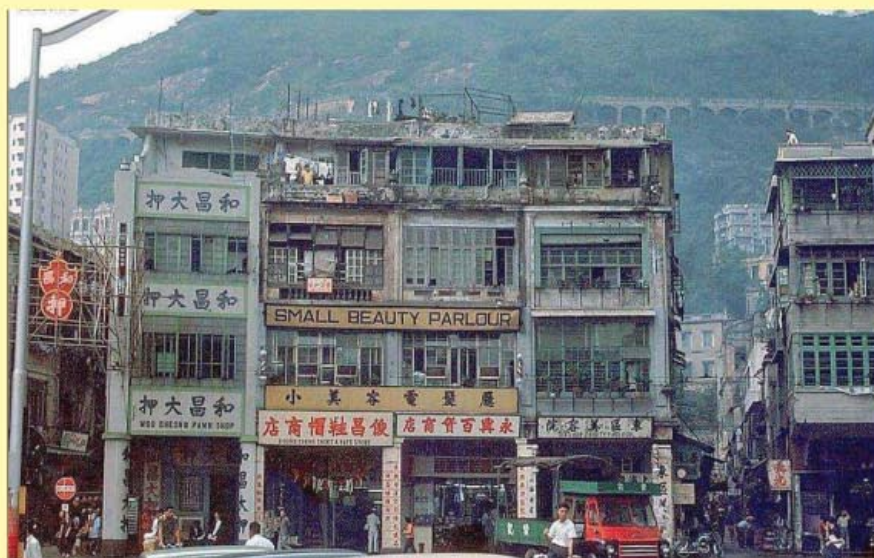
《壇經》之所以大受中國佛教徒的歡迎，是它提出新的看法。這種新看法也不是「為新而新」，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是實際可行，實事求事的做法，任何一種宗教或其他理念，包括藝術創作，如果不從這方面「切入」，我看到頭來必會走上衰敗之途。

藝墟

幾年前，特區政府聯同民間團體在公眾場地，如維多利亞公園、尖沙咀海旁等辦了一些藝墟，主要是讓一些年青人擺擺小擺設的工藝品展銷。倘若不論為雜架攤的小商品擺賣，這未嘗不好。

可惜香港有些人做事是「有頭威冇尾陣」，或者是越攪越變質的，譬如旺角行人專區便是這樣。中秋節前後，筆者在美孚饒宗頤文化館走動，却看到一番可喜景象。（由於那些日子，我在饒館有書畫展出，所以多了一些走動。）原來，饒館在周末周日多有藝墟之設，他們這個地方較大，可供活動的空間多，我看到最少也有一百幾十檔小擺賣了，都是一些小小手工的工藝品。由於有強烈的個性，很受年輕人歡迎。

我這天留心觀察，好些還是一家大小一起到來的，既可以在露天小攤檔找到自己喜歡的小工藝品，也同時可以在其他幾個室內展場上看到藝術水平較高的書畫及文化展出，這才是真真正正的藝墟。



活化這個

「活」字

經常聽到「活化」兩字，是針對值得保留的建築物而言。

一些令人懷想的，有相當歷史的建築物，的確有保留價值，但保留下來是不是把它維修好就算呢？顯然地也不是這樣，遂有「活化」兩字的出現。要活用這些建築物，要讓市民大眾投入參與，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喜見一些活化的建築物，能夠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像座落美孚新邨之半山上的「饒宗頤文化館」就是這樣子了，它以文化活動為主，讓大眾能經常地進入參觀，這便做得有意思。

但有些活化建築，却讓私人租下來以作餐飲之類的。如果是一般化、平民化的餐廳，這也未嘗不好，祇是如果採取高格調的高級餐廳，可望而不可及似的，這似乎有點非活化之道。

每次在灣仔行走，看到這座「和昌大押」，少不了總有這樣的感嘆。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更好地善用「活化」這個「活」字。



以動取靜

王維禪詩欣賞

歷代禪詩不斷，不過，以興盛而言則以唐宋為最！大抵，唐宋期間佛教興盛，兼且詩詞也同樣是一個興旺之期，禪詩與傳統的詩詞在表現形式上有不可分割的關連。可以這樣說吧，——傳統的詩的表達形式就好像一艘船，禪詩的禪意內容就是船上裝載的貨物，貨物是藉着這艘船而運載的。

好了，無論怎麼說，我們覺得最為重要的還是內容本身！——也即是船載的貨物本身。

歷代一些著名禪詩，其實是很可觀的，這不僅是詩僧的創作，同樣「等量齊觀」的是文人的創作，這也說明了文人本身不少是禪宗的喜愛者，隨意舉些名字大家必會認同，如王維、蘇東坡、王安石等等。

提起王維，這位被稱為「詩佛」的大詩人，對禪詩的創作來說真可謂「千古一絕」，想蘇東坡提起這位前輩，也會禮讓三分，他的出色是實至名歸。他的禪詩不僅禪意十足，尋且以一種「險出」的技巧，把那禪意推向極至，那種以動取靜的「奇峰突出」，真有如石破天驚之勢。

好，閒話少說，以詩論詩才最實際。

我們且來看他這首千古一絕的《鳥鳴澗》：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想想那意境，桂花輕輕地飄落地面，我們都見過桂花，那是細碎輕薄的，而我們居然感受到這落地的桂花，可想見人閒（即心閒）到什麼程度，閒，靜也！下一組的「月出驚山鳥」，更是把這種閒靜推向一個高潮，月亮出來了，我們會心生愉悅，它是那樣的清幽，然而這清幽居然能把山中之鳥也驚動了。這種以動取靜的險勢技巧，多麼的高超！也不僅僅是技巧的高超，更是一種禪意的高超，這對我們的禪修者來說，無疑也是很好的啓悟，它最少讓我們感悟到：修禪不一定是靜呀靜的獨沽一味的靜，那可能會令你走進「孤寂」中去。其實在動中也可以取靜的，動中見靜，靜中見動，動靜皆宜。禪修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

王維能被稱為「詩佛」，當然不僅僅是一首詩的出色，那是他一系列作品裡的核心思想，有同樣



出色的詩質與價值。這裡不妨多錄一兩首王維的「禪詩」，也好讓我們參悟一下——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這也是以動取靜，「但聞人語響」，這麼一動，便顯得「空山不見人」的寂寥。

再讓我們看看王維這一首：

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好一句「空翠濕人衣」，如果你曾經在晨最早時分走進叢林中去，或者在林蔭道上晨運吧！你定然或多或少地感受到那「空翠濕人衣」的清新靜寂的寧靜之境，禪修不也就是這樣麼！

——厲害啊！「詩佛」王維！

王維的樣子是怎樣的？我們今天都不知道，筆者曾以他的詩作捕捉他的神韻，寫下來就是這樣子。





適者生存的「變身」

香港人真真正正懂得什麼叫「適者生存」，我們走在街上，特別是一些在鬧市中的橫街窄巷，很多時見到一些店舖或者是攤檔吧，隨着節令而隨時「變身」，譬如農曆新年快到了，這些店舖原本可能賣衣服的，却可以在一晚之間改賣新年小禮物，紅彤彤的，剎時間變得熱鬧，不僅是一個攤檔變了，而是整條小街小檔都變起來，於是乎，這小買賣的攤檔及店舖立即令人覺得市面上充滿歡樂，喜慶洋洋，人也精神爽利起來。



中秋節前一個星期，我在上環走動，遠遠地便看到「一片紅」，原來那相連幾家店舖都改賣中秋燈籠了，掛滿在店前，熱鬧得很，這幾家店舖平日是「紙紮舖」，平日賣的多是陰間之物，這些日子却是「陽氣」十足。

與店主稍為談談，了解一下這些中秋貨物，今時今日已經很少港人親自紮作了，這門工藝已經變成「流水作業」的生產，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內地整批整的運來，已經變得很公式化，少了一點個性，偶然地看到一些有特色的，也可以有一陣子雀躍，譬如那條大金魚，可惜也同樣是成批紮作，就是少了一點個性。

除了一些攤檔為了迎合潮流而「變身」之外，我還經常看到一些店舖的「變身」都是因為捱不起昂貴租金，它的「變」不是經營內容的變，而是由「大人國」而變為「小人國」的。

本來是在大街大巷，說不定還佔上兩個舖位的，但租金迫人，祇好「縮龍成寸」，不但搬到橫街窄巷去，還說不定連一個僅及容身之地也沒有，所謂適者生存，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目標為本

常聽到一些年長者言：做人要有目標。

言下之意是不要渾渾沌沌過一生。

目標為本是好的，但不要把目標訂得太高，總要實事求是才好，當然也要對自己有所要求，太容易實現的話，也會缺乏一點躍奮之心。

我的一些朋友，年紀大了，知道在目標追求上要有自知之明，所以都會恰如其份，不急不慍地朝着自己的目標進取。

月前，我便與兩位具同樣目標方向的書畫朋友，在饒宗頤文化館辦了一個「三人展」。這兩友分別為埋頭寫工筆畫而不理世事的陳國泰大兄，他退休後便全心全意地在工筆畫上尋找生活樂趣，一寫就是五、六個小時的，忘我投入，樂在其中，給我很大的啟示與鼓舞。另一位是劉修婉女士，不僅是書法寫得好，她有自己個人風格的字體，兼且在詩詞歌賦上有很好的造詣，同樣是一位埋頭在自己興趣中去而不理外間什麼是是非非。

有了這樣的目標追求，專心專注，一定會做出成績來的，這次展覽得到了不少觀者讚賞，亦是預料中事。





授與受

授與受，我們都曉得那是一兩個相反意思，前者是施，是給予，後者是接納，是接受、承受。

但可知道，在有文字之初，沒有這個「授」字的，祇有「受」，而且是共通的，那就成了「授受可親」了。是怎麼回事？

這個「受」字，在開始出現時，中間是一個托盤型的，有上下兩手，上手便象徵給予；下手是接受，所以，在上古時代「受」是施予與接受共用一字的，避免混淆，便得看上文下理。

隨着社會發展，分工越來越精細了，字的變化亦如是，到了秦代，施予的「受」便加一手字旁，成了「授」。這就分得一清二楚了。

由此變化，亦可使我們聯想到與佛經有關的中文字，在當年梵文漢譯的中文字發展到今天，這原有的譯文中文在字義上恐怕已有不同了，因此，我們不能一本通書讀到老，也不好把今天的字放到二千年前的字義來解釋，該變通一下才好。佛學的發展是不是也該這樣。

所謂「變通」其實就是審時度勢，看實際、環境需要加以改進，這種與時並進的做法，絕對的與什麼投機取巧沒有關連，我們可不要把兩者混為一談才好。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